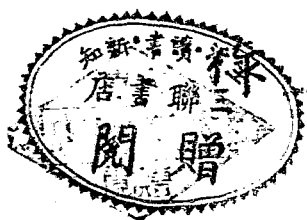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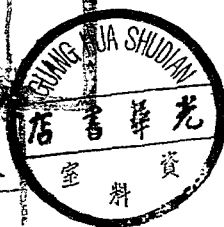


革命歷史情懷

五貴與李香



李 寄



大 衆 書 店 印 行



not
I226
355

長篇敘事詩

王貴與李香香

李寄作



3 1764 9292 8

大建大衆書店印行

1465

第一部

一、崔二爺收租

中華民國十九年，有一件傷心事出在三邊。人人都說三邊有三寶，窮人多來富人少；一眼望不盡的老黃沙，那塊地不屬財主家？民國十八年雨水少，莊稼就像炭火烤，瞎子摸黑一路難上難，窮漢們就怕鬧荒年。荒年怕尾不怕頭，十九年春荒人人愁，掏完了苦菜上樹梢，遍地不見綠苗苗，墳堆裏挖骨磨麵麵，娘煮兒肉當好餐，二三月餓死人裝棺材，五六月餓死沒人埋。窖裏糧食霉個遍，崔二爺糧食吃不完；



窮漢們餓的像隻喪家狗，崔二爺心狠見死不救！

風吹大樹嘶啦啦的響，崔二爺有錢當保長，

一個算盤九十一顆珠，崔二爺牛羊沒有數，

卅里草地，廿里沙，那一群牛羊不屬他家？

烟筒裏冒烟飛滿天，崔二爺他有半個天，

縣長跟前說上一句話，刮風下雨都由他。

天氣越冷風越緊，人越有錢心越狠。

十幾年莊稼沒有收，莊戶人家皺眉頭，

打不下糧食吃不成飯，崔二爺的租子也難還，

餓着肚子還好過，短下租子命難活！

王麻子三天沒見一顆米，崔二爺的狗舌頭在嘴裏亂打轉，

王麻子把好話都說完：「還不起租子我還有一條命，這輩子還不起來世給你當牲靈。」

「短租子短錢短下糧——老狗你莫非想拿命來抗」。

一句話來三瞪眼，三句話來一馬鞭，

狗腿子像狼又像虎，五十歲的王麻子受了苦。

渾身打爛血直流，連聲不斷叫親娘。

孤雁失群落沙窩，鄰居們看着也難過：

「冬天穿皮襖爲避風，王麻子短租穀不短你的命。」

「房子家產由你們算，打死我租子也交不了。」

毛驢撞草垛沒有長眼，狗腿子不長人心肝，

一根棍斷了又換一根，白落紅起不忍心看。

太陽偏西還有一口氣，月亮上來照死屍。

拔起黃蒿還帶根，崔二爺做事太狠心，

打死老子拉走娃娃，一家人落了個光踏踏。

冬天裏草木不長芽，舊社會的莊戶人不如牛馬。

二、王貴攪工

王麻子的娃名叫王貴，不大不小十三歲。

崔二爺來好打算，養下個沒頭長工常使喚，

算個兒子掌櫃的不是大（即父親）頂上個攪工的不把錢花。

羊羔子落地辟辟叫，王貴雖小啥事都知道。牛驢受苦喂草料，王貴四季吃不飽。

大年初餃子下滿鍋，王貴還啃——糠窩窩。穿了冬衣這夏衣，六月天翻穿老羊皮。

秋天賊莊稼一張鏟，磨破了手心還說慢。

冬天王貴去放羊，身上沒有好衣裳。

腳手凍爛血直滴，乾糧凍得硬梆梆。

心想拔柴放火烤，雪下的柴兒點不着了。

馬蘭開花五個瓣瓣，王貴攪工整四年。

冬裏雪大來年麥好，王貴就像麥苗苗，

十冬臘月雪亂下，王貴想起他親大，

老牛死了換上牛不老（即小牛），殺父深仇要子報。

二、李香

白靈子雀雀白靈蛋，崔二爺家住死羊灣。

大河裏漲水清混不分，死羊灣有財主也有窮人。

死羊灣前溝裏有一條水，有一個窮老漢李德瑞。

白鬍子李德瑞五十八，家裏只有一枝花：

女兒名叫李香香，沒有兄弟死了娘，

脫毛雀雀過冬天，沒有吃來沒有穿。

十六歲的香香頂上牛一條，累死掙活吃不飽。

羊肚子手巾包冰糖，雖然人窮好心腸，

糯米結子顆顆鮮黃，李老漢年老心腸軟，

時常拉着王貴的手，兩眼流淚說：「娃命苦。」

「年歲小來苦頭重，沒娘沒大孤零零：

討吃子住在關爺廟，我這裏就是你的家。」

刮風下雨人間下，王貴就來把柴打，

一個妹子一個大，沒家的人兒找到了家。

四、搗苦菜

山丹丹開花紅皎皎，香香人材長的好，
一對大眼水汪汪，就像那露水珠在草上淌；
二道糜子碾三次，香香自小就愛莊稼漢。
地頭上沙柳綠莽莽，王貴是個好後生，
身高五尺混身都是勁，莊稼地裏頂兩個人，
玉米開花半中腰，王貴早把香香看中了，
小曲好唱口難開，櫻桃好吃樹難栽，
交好的心思兩人都有，誰也害臊難開口。
王貴趕羊上山來，香香在窪裏搗苦菜，
趕着羊群打口哨，一句曲兒出口了；
「受苦一天不瞌睡，合不着眼睛我想妹妹，
停下脚步定一定神，窪窪裏聲小像彈琴；」
山丹丹花來背窪窪開，有那些心思慢慢來。

「太路畔上的靈芝草，誰也沒有妹妹好」。

「馬裏頭挑馬不一般，高人裡頭挑人就數哥哥好」。

「櫻桃小口糯米牙，巧口口說些哄人話」。

「交上個有錢的花錢常不斷，爲啥要跟我這攪工的受可憐？」

「煙鍋鍋點燈半炕炕明，酒鐘鐘量米不嫌哥哥窮！」

「妹妹生來就愛莊稼漢，實心實意養過銀錢」。

「紅氍西瓜綠皮包，妹妹的話兒我忘不了」。

「肚裏的話兒亂如麻，定下個時候說說知心話」。

「天黑夜靜人睡下，妹妹房裏把話拉」。

「……滿天的星星沒有亮，小心踏在狗身上」。

五、兩塊洋錢

太陽落山紅艷艷，香香挑水上井畔。

井裡打水斗綽綽短，香香彎腰氣直喘，

里呢子馬褂緞子鞋，窪窪里來了個崔二爺

一顆腦袋像個山藥蛋，兩顆銀眼笑成一條線，張開嘴只見大黃牙，順手把香香拖了一把：

「你提不動我來幫你提，繡花手磨壞怎個哩，」

「崔二爺你守規矩，毛手毛腳幹啥哩！」

「小嬌嬌你不要惱，二爺早有心和你交，

大米乾飯羊腥湯，主意早打在你身上，

交了二爺多方便，吃喝穿戴隨你揀。」

香香又氣又害羞，挑上水桶往回走，

崔二爺緊跟在後邊，腰裡摸出來兩塊錢，

「二爺給你兩塊大白洋，拿去扯兩件花衣裳！'

香香的性子本來躁，自幼就把有錢人恨透了，

一頓一家吃不飽——打下的糧食交租了。

二恨王貴給他攪工——沐明沒夜當牲靈。

臉兒紅似石榴花，「誰要你心體（驢可作說解）幹什麼？」

死丫頭你不要不識好惡，惱了二爺你受不了。」

挨罵狗低頭順着牆跡走，崔二爺的醋癮沒有過够，「井繩斷了桶掉井裡頭，終久脫不過我的手。」

放着白麵你吃餡餡，看上王貴你看不上我。

王貴年青是個窮光蛋，二爺我雖老有銀錢。」

篩籬裏篩籬落籬箱，王貴的命兒在我手上，

烟筒裏出烟房裏上灰，我回去叫他小子受兩天罪。

第二部

一、鬧革命

三邊沒樹石頭少，莊戶人的日子過不了，天上無雲地下旱，過不了日子另打算。

羊群走路靠頭羊，陝北起了共產黨。

頭名老劉二名高崗，紅旗插在半天上。

草堆上落火星大火燒，紅旗一展窮人都紅了。

千里的雷聲萬里的閃，快馬哩撒紅了個遍，

紫紅隼半自帶糞，鬧革命的心思人人有。

前半晌還是個莊稼漢，到黑裡（即黑夜）扛槍打響鑼。

打開寨子分糧食，土地牛羊分個光。

少先隊來赤衛軍，淨是些十八九的年輕人，

女人們走路一陣風，長頭髮剪成短纏纒。

上河裡漲水下河裡混，王貴暗裡參加了赤衛軍，

白天到灘裡去放羊，黑夜裡開會鬧革命，

開罷會來鷄子叫，十幾里路往回跑。

白天放羊一整天，黑夜不睜一睜眼，

身子勞碌精神好，鬧革命的心勁一滿高。

手指頭五個不一般長，王貴的心思和人不一樣。

別人的仇恨像座山，王貴的仇恨比天高。

活活打死老父親，這刻又要搶心上的人。

牛馬賞了整五年，崔二爺沒給過一個工錢。

崔二爺來胡日弄（即胡彌），修寨子買馬又招兵，

地主豪紳個個兇，崔二爺是個大壞鯨。

莊戶人個個想吃他的肉，狗兒見他也厚幾聲。

有人向游擊隊長提意見，早日的打下死羊灣。

心急等不得豆煮爛，定了個日子臘月廿三。

半夜先捉定崔二爺，到天明大隊開進死羊灣，定下計劃人忙亂，後天就是廿三。

二、太陽會從西邊出來嗎？

打着了狐子兔子搬家，聽見鬧革命崔二爺心害怕。白天夜晚不瞌睡，一垛牆想堵黃河水。

明裡查來暗裡訪，打聽誰個隨了共產黨。

聽說王貴暗地鬧革命，崔二爺頭上冒火星。

放羊回來剛進門，兩條麻繩纏上身，

順着細來橫着綁，五花大綁吊在二梁上，

金莊的男女都叫上，都來看鬧革命的啥下場。

連着打斷了兩根紅柳棍，昏死過去又拿凉水噴。

麻油點燈燈花亮，王貴混身扒了個光，

兩根麻繩纏着胳膊腿，細成個鴨子倒浮水。

滿臉混身血道道，活像個剝了皮的牛不老，

崔二爺來氣兒，打一皮鞭問一聲：

「癩蝦蟆想吃天鵝肉，窮鬼們還能鬧成個大事情？」

「老狗！你不要要威風，不過三天要你狗命！」

我一個死了不要緊，千萬個窮漢後面跟！」

王貴你不要說大話，說來說去，我們是一家，

「姓崔的沒有虧待過你，從小娃養成大後生」。

「老王八你不要灌米湯，又軟又硬我不上你的當」。

「世上沒良心的就數你，打死我父親又把我當牲畜」。

「苦死苦活一年到頭幹，整整五年沒見你半個錢」，

「五更半夜牲口正吃草，老狗！你就把我嚇叫起來了」，

「沒有衣裳沒有被，五年穿你兩件老羊皮」，

「你吃的大米和白麵，我吃頓黃米當過年」。

「一句話來三瞪眼，三天兩天挨皮鞭」，

「你是人來我也是個人，爲啥你這樣沒良心？」

「我王貴雖窮心眼亮，自己的事情有主張」，

「鬧革命成功我翻身了，不鬧革命我也活不長。」

「要殺要刮由你挑，你的鬼心眼我知道」，

硬辦法不成軟辦法來，想叫我家順了你把良心壞。

「趁早收起你那鬼算盤，想叫我賞狗難上難。」

崔二爺急的像瘋狗，撕破了老臉一跳三丈高。

說個「打」字，皮鞭如雨下，痛的王貴緊咬着牙。

一陣陣黃風一陣沙，香香看着心上如刀扎，

一陣陣打頭一陣陣麻，打了王貴就像打着了她，

臉皮發紅又發白，眼淚珠不由的滴下來，

兩耳發燒混身麻，活像一個死娃娃。

爲救人想的辦法好，偷偷的跑出了大門道，

一邊走來一邊想；「王貴的命兒就在今晚上，」

「他常到劉家撈去開會，那裡該住着游擊隊，

快走快跑把信送，遲一步親人就難活命。」

三、紅旗揮到「死羊灣」

隊中的哨子呼呼響，掛槍上馬人人忙，聽說王貴受笞刑，半夜三更傳命令：

「王貴是咱好同志，再怎麼也不能叫他把命送。」

二十四馬隊前邊走，赤衛軍少先隊緊跟上，

馬蹄落地喀喀響，長槍短槍紅纓槍，

人有精神馬有勁，麻麻亮時開了槍。」

白生生的臺芳一條根，莊戶人和游擊隊是一條心。

聽見槍響齊下手，菜刀鳥槍打狗棍，裏應和外合一起幹。

鷄狗亂叫喚，游擊隊打進了死羊灣，崔二爺炕上睡大覺，聽見槍響往起跳。

打罷王貴發了癲，洋烟抽的正起勁，

買銅烟盤玻璃燈罩銀鑲的烟葫蘆。

不能近心焦，大小（脫四字）那個也沒有香香好，王貴這一回再也活不了，小香香就成

我的了。

越越越甜養沙糖，涎水流在下巴上，烟燈旁邊做了一個夢，把香香抱在懷當中，又酸又甜好夢做不長，「劈劈拍」槍聲響，

頭一槍驚的坐起來，第二槍響「跳」床，連忙叫起狗腿子，開着大門快上房，

那三過來那邊打，一人賞你們一塊響洋，

人馬多槍聲稠，二爺心裏改了主張，

太陽沒出滿天響，崔二爺從後門溜跑了，

太陽出來天大亮，紅旗插在莊頭上，

太陽出來一時花，游擊隊和窮漢們是一家，

滾滾的米湯熱騰騰的鎮，招待着游擊隊好吃喝。

救上王貴鬆開了繩，游擊隊的同志們個個眼圈紅，

把王貴痛的直昏過，香香哭着叫哥哥：

你要死了我也不得活，睜一睜眼睛看一看我。

四、自由結婚

太陽出來滿天紅，革命帶來了好光景，

崔二爺在時才大黑天，十有九家沒吃穿，窮人翻身趕跑崔二爺，死羊灣變成活羊灣。

燈盞裏沒油燈不明，莊戶人沒地種就像沒油的燈，有了土地燈花亮，人人臉上發紅光。

吃一嘴黃蓮吃一嘴糖，王貴娶了李香香；

男女自由都平等，自由結婚新時樣，

唐僧取經過了七十二個河，王貴和香香受的折磨數不清，

千難萬難心不變，（脫六字）

困鳥投窩叫喳喳，香香進洞房淚如麻，

眼淚點點不斷滴，濕了王貴新衣裳，

半夜裏就等着公雞叫，爲這個日子把人盼死了，

香香想哭又想笑，不知道怎麼說着好，

王貴笑的說不出來話，看着香香還想她，

雙雙蓋着香香的手，難說難笑難開口，

「不是革命窮人翻不了身，不是鬧革命咱倆也結不了婚」，

「革命救了你和我，革命救了咱們莊戶人」，

「一桿紅旗要大家抗，紅旗倒了大家都糟糕」，

「快馬上路牛耕地，鬧革命是咱們自己的事」，

「天上下雨地下滑，自己倒了自己爬」，

「太陽出來一股勁的紅，我打算長遠鬧革命」，

過門三天安了家，游擊隊上報名啦，

羊肚子手巾纏頭上，肩膀上揹着無烟鋼（槍名）

十天半月有空了，請假回來看看香，

看罷香香歸隊去，香香送到灣底裡，

溝灣裏膠泥黃又多，挖塊膠泥捏咱兩個，

捏一個你來捏一個我，捏的就像活人托，

摔碎了膠泥人再重活，再捏一個你來再捏一個我

「哥哥身上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哥，

捏完了泥人叫哥哥，再等幾天你來看我」

第三部

一、崔二爺又回來了

大紅晴天下猛雨，雞毛信傳來了壞消息：

拿住雞毛信不住氣的跑，壓迫人的白軍又來了！

游擊隊連夜開到白軍屁股後邊去，上級命令去打游擊。

吹起哨子扛起槍，王貴沒顧上去看香香，

死羊灣黑裏聽到信，第二天大清早白軍可進了村。

白軍個個黑裏裹着臉，就好像人人都短他們二百錢。

東家查來西家問，「誰家有人隨了紅軍？」「誰家分了牛和羊，誰家分地又分房？」

綽子劍來刺刀逼，崔二爺的東西都要回去，

狗腿子開路狼跟在後邊，崔二爺又回到死羊灣。

長袍馬褂文明棍，崔二爺還是那個爺樣子。

東家溜來西家串，「想發我姓崔的洋財是枉然！」

「真龍天子是個誰，死羊灣的天下還姓崔。」

本性難改狗吃屎，崔二爺想香香心還沒有死，

打發李德瑞去支差，崔二爺來到他家裏，

露着牙齒只是個笑，「小香香我又回來了！」

「過去的事情我全不記，只要你乖乖的跟我去。」

「你那紅軍老漢跑得沒影踪，活活守寡我心裏不安生」，

「不要再任性，你跟上我有吃有穿真受活」。

香香又氣的不知怎麼好，低着頭來不說話，

崔二爺不要臉膽子大，照着臉上捏了一把，

順水推舟親了一個嘴，大白天他想胡日鬼，

香香氣急往外跑，一邊跑來一邊喊，

滿臉笑着把門堵，「女人家做事真糊塗」。

說着說着又上前，香香把唾沫吐了他一臉，

雙腳亂踢手亂抓，崔二爺臉上叫抓了兩個血疤痕。

鄰居們都來看熱鬧，崔二爺害臊往回跑，一臨走對着香香說：「看你鬧的算個啥？」

「打開窗子把話說個明，這一回你從也要從不從也要從！」

二、羊肚子手巾

崔二爺他把良心壞，李德瑞支差一去不回來，老崔死了公雀飛出窠，香香一個人怎過活？

有心去找游擊隊，狗腿子照（即看守）着走不開。

請上這個央那個，一天來勸兩三遍，

硬的嚇來軟的勸，香香至死心不變。

羊肚子手巾一尺五，擰乾了眼淚再來哭，

房子後邊土坡坡，瞧見寨子外邊黃沙窩，

沙梁梁高來沙窩窩低，照不見親人在那裡。

「房子前邊種榆樹，長的不高根子粗，

手扒着榆樹搖幾搖，你給我搭個順心橋，

「隔窗子瞧見雁飛南，香香的苦處數不完，」

「人家都說雁兒會帶信，捎幾句話兒給我心上的人。」

「你走時樹木才發芽，樹葉落淨你還不同家！」

「馬兒不走鞭子打，人不能回來捎上兩句話」

「一塊石頭兩塊磚，你不知道妹妹怎麼難？」

「滿天雲彩風吹亂，咱倆的婚姻叫人攪散，」

「五穀裡數不過莢豆圓，人裡頭數不過咱倆個可憐，」

「莊稼裡數不過糜子光，人裡頭數不過咱兩悽惶！」

「想你想的吃不進去飯，心火上來把嘴燎爛！」

「陽雀裡糜子背窪裡谷，那達想起你那達哭！」

「端起飯碗想起了你，眼淚滴到飯碗裡。」

「前半夜想你點不着燈，後半夜想你天不明。」

「一夜想你合不着眼，炕圍土邊畫你眉眼，」

「叫一聲哥哥快來救救我，來的遲了命難活，」

「我要死了你莫傷心，死活都是你的人。」

劉二媽來好心腸，香香難過她陪上。

「得空就來把香香勸，可憐的娃娃不要傷心，」

「有朝一日游擊隊回來了，公仇私仇一齊報。」

「活捉崔二爺拿綑綁，狗腿子白軍一掃光！」

三十三顆蕎麥九十九道殺，傷心過度香香得了病。

天不下雨莊稼顏色變，面黃肌瘦變了容顏，

帶病做了一雙鞋，含着眼淚交給劉二媽，

「劉二媽這雙鞋託付你，我死後一定捎給他。」

送去鞋子把話捎，他只能穿我做這一雙鞋子了。

三、國 圓

崔二爺發了火，「死丫頭這樣不擡舉我」。

黑心歪尖養虎狼，下了毒手搶香香，

七碟子八碗擺酒席，看重的日子臘月廿一，

崔二爺娶小狗腿子忙，坐席的淨是連排長。

營兵的每人賞了五毛錢，猜拳賭博鬧翻天，
香香哭的像淚人，越想親人越傷心，

紅綢子換來綠緞子褲，兩三個老婆來強固，

香香又哭又是罵：「姓崔的你怎麼不要你老媽媽！」

「有朝一日遂了我心願，小刀子扎你沒深淺，」

聽見只當沒聽見，崔二爺躺炕上抽洋烟，

過足了烟癮去看酒，推推讓讓活像一群咬架狗，

你敬我來我敬你，燒酒喝在狗肚裏，

你恭喜來他恭喜，崔二爺好比是他親大哩！

崔二爺來笑嘻嘻！薄酒蔬菜大家要原諒哩！

我要這小房靠大家，衆位不幫忙就沒法。」

「本來該叫她來敬敬酒，酬謝諸位多辛苦，」

「腦筋不轉只是個哭，往後閒了再叫她補。」

「這個女人本來賤，看不下有錢的要窮漢，」

「精骨頭王貴爭又搶，路膊扭大腿他犯不上，

「我和她這婚姻天配就，東搗西搗沒脫過我的手。」

「從來肥羊大圈裏坐，窮鬼們啥也鬧不成，」

說來說去還是我說的那句話：『太陽會從西邊出來嗎？』

喝酒賭博寨門口沒放哨，游擊隊悄悄進來了，

槍聲一響亂喊「殺」，咱們的游擊隊打來啦！

一人一馬一桿槍，咱們游擊隊勢力壯，

大刀馮槍紅纓槍，馬槍步槍無烟鋼，

白軍營兵的那個願打仗，乖乖的都給游擊隊繳了槍，

點起火把滿寨子明，莊戶人個個來歡迎，

連排長沒兵酒席桌前乾着急，崔二爺嚇的鑽到炕洞裏，

連長跑了抓排長，一個一個都竄上，

崔二爺混身軟不踏踏，細一個老頭來看瓜，（即把頭細在褲襠裏）連長翻牆往外跳，冷

不防被牛四娃抓定了，

聽見槍響香香笑，十成是咱游擊隊打來了。

人逢喜事精神爽，翻起身來跳下炕，

走趕緊來扶又急，看看我親人在那裏，

隊長隨着請了假，王貴到上院來找他，

滿院子裏把蕊又明，不見我姊妹在那裏，

遠遠瞧見一個新媳婦，上身穿紅下身綠，

馬有記性不怕路途長，王貴的模樣香香不能忘。

羊娃子手巾脖子裏圍，不是我哥哥是個誰，

兩人對面拉着手，難說難笑難開口，

白牡丹話說說不出來，好比那一條手巾把嘴塞，

掙扎半天王貴才說了一句話：「咱們鬧革命，革命也是爲了咱！」

王貴與李香齋

(全一冊)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二日出版

著者 李

寄

發行者 大眾書店

印刷者 大眾印書館

經售處 各大書店

1522

821

4

大冢書店

(2)

KBC
G
226
55